

九尾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九尾龜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曹中孚

《九尾龜》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著者原題「漱六山房」，牌記、目錄、正文都標「醒世小說」字樣。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一云：「《九尾龜》小說之出現，又後於《繁華夢》，所記亦皆上海近三十年青樓之事，用筆以秀麗勝，敘事中或間以駢語一二聯，頗得輕圓流利之致，蓋仿《花月痕》體裁也。書為常州張春帆君所撰。張君寓滬久，時為各報館撰短篇小說，閱者頗歡迎之。後至粵東，任隨宦學堂監督。民國光復後，任江北都督府要職，頗著勞勛。自江北都督裁撤，久不得其消息矣。」接着又云：「書中以章秋谷為全部重要人物，描寫其性情之豪俠，舉動之闊綽，氣概之高邁。文章則咳吐珠玉，勇力則叱咤風雲，至於獵艷尋芳，陶情適性，則又風流跌宕，旖旎纏綿。有杜牧之閒情，擅冬郎之綺語，是蓋宇宙間獨一無二之全才，亦即張君以之自況也。」除本書外，作者尚有《黑獄》、《新果報錄》、《宦海》、《反倭袍》等小說。

本書以十六回為一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由點石齋刊第一至第二集，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刊第三至第五集，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刊第六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刊第七至八集，二年（一九一〇）刊第九至十二集。此十二集，上海交通圖書館又改訂為八卷一函，石印問世。

關於本書，一般都以為到十二集為止，蔣瑞藻也祇知有十二集，故前引《小說考證》續編謂：「張春帆自江北都督裁撤，久不得其消息矣。」現從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國學書店所刊

出的《九尾龜》第十三集至二十四集來看，張春帆「自江北都督裁撤」以後，便又重操舊業，編成了後十二集，每集亦十六回。第十三集第一回「一席話清談追往事，《九尾龜》書世續前書」說道：「《九尾龜》一書，已經編到第十二集，章秋谷到了廣東，暫時作一個全書的結束。通計這部小說的時代，自前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起，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止，整整的首尾六年，雖不到一百萬言，卻也在六十萬言之外，處處抱着醒世覺迷的宗旨，形容嫖界中的無窮醜態，警告政海中的一輩官迷，萬語千言，盈篇累牘，不敢說有功世道，祇好算是我盡心。」又說：「前集收場，直到如今，整整又是九年。這數年之間的情形，卻比以前大不相同，革命告成，清廷遜位。」在談到作書宗旨時說：「無非勸告青年，共登覺岸，早早的回頭猛省，不要誤人迷途，悔之無及。」這些言詞，對於研究本書及張春帆其人，不無有一定的用處。

現據上海圖書館所藏上海交通圖書館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七五毫米，寬一一八毫米。續書十二集，因出版時間較晚，不屬本叢書範圍，故未收入。

醒世小說

繪圖
九尾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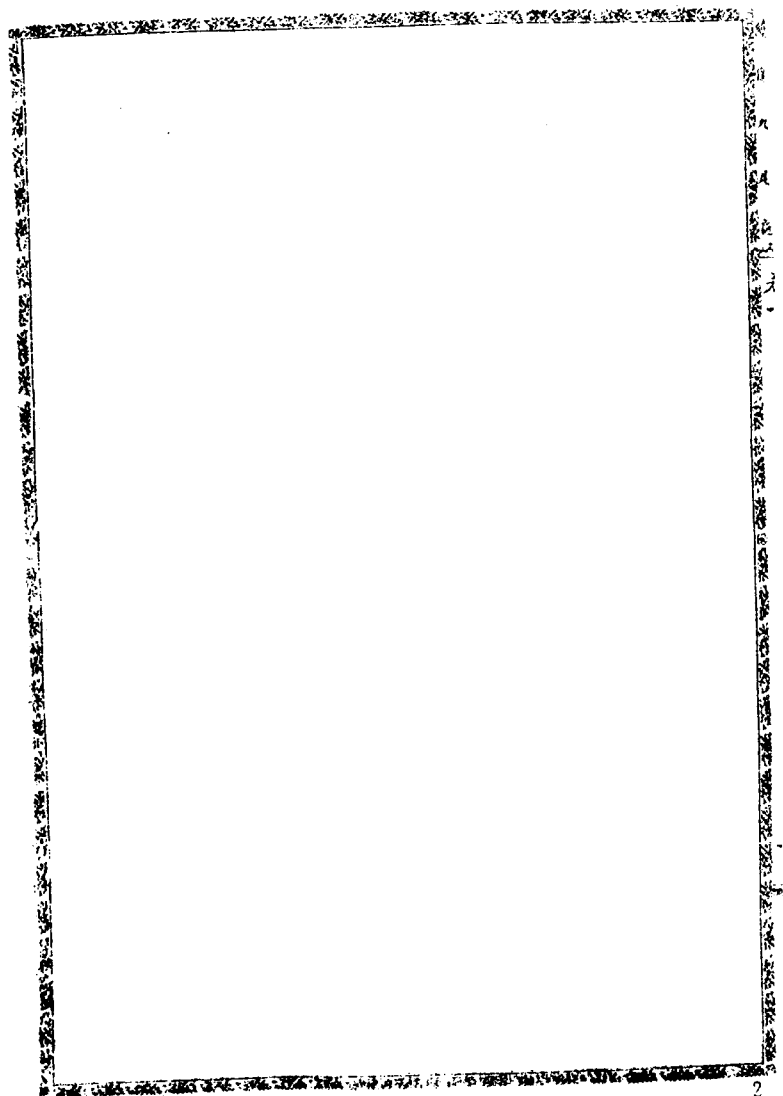
丁寶銓題

丁巳年春
上海
交通圖書館印

小說繪圖九尾龜卷一目錄

- 第一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第二回 真抑塞粉墨登場
第三回 餘香閣初點滿堂紅
第四回 金月蘭無端受氣
第五回 陸蘭芬遊園逢土地
第六回 留夜廂假裝閑客
第七回 車走雷聲香塵一瞬
第八回 章秋谷意氣結新知
第九回 章秋谷苦口勸迷途
第十回 沈貴里劉厚卿行令
第十一回 對酒當歌忽逢舊友
第十二回 翻花樣偷天換日
第十三回 汪宏超花錢代審
第十四回 一監生錄道受氣
第十五回 曲解子生橋出風頭
第十六回 論妍媸暢談電氣
第十七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第十八回 設機關流氓傳電報

訪名花調查青陽地
假從良姑蘇遇舊
章秋谷重遇談瀛里
方幼樺有意尋芳
方幼樺擺酒開金剛
搶滙票硬捉瘟生
酒酣奇氣名士高吟
方幼樺平康逢舊識
陸蘭芬驚心憐薄命
吉陞樓張書玉發標
陽春白雪快和新詩
弔膀子樁木移花
金漢良拚命吹牛
兩承差討賞翻腔
紅倌人有心敲竹槓
談嫖界痛罵官場
瘋官場怒嘲真令尹
賣風情名妓訪蕭郎



陸蘭
秀游園
逢王
地方幼
懷攝
酒蘭生
剛中勇
林有
宮



翻夜偷天換吊橋移花四景
 圖



繪圖九尾龜卷一

第一回 扶楔子演說九尾龜 訪名花調查青樓地

龜有三足亦有九尾爾雅注云南方之龜有九尾見之者得富貴古來麟鳳龜龍列在四靈之內那烏龜是何等寶貴的東西降至今如世風不古竟把烏龜做了極卑鄙醜惡的混名婦女或有外遇者稱其夫為烏龜這是個什麼講究呢大抵也有一個來歷諸公靜聽待鄙人慢慢的說來從前管仲殺女閭三百以為兵士休宿之所這便是妓女的監腸唐時官妓多隸教坊設教坊司以管領女樂那教坊中的人役皆頭戴綠巾取其像形有似烏龜列公試想那烏龜一頭兩眼不多是碧綠的麼還有取義的一玩是龜不能交那雌龜善與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婦女不端其夫便有烏龜之號在下這部小說名叫九尾龜是近來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這貴官惟薄不修闢出許多笑話倒便宜在下編成了這一部九尾龜閑話少提書歸正傳且先將一個風流才子梁弄登場好為諸公解穢正是美把酒杯澆塊壘且將綺夢說替他且說這名士姓章單名一個瑩字別號秋谷江南應天府人氏寄居蘇州常熟縣生得白皙豐腴長身玉立論他的才調便是胸羅星斗倚馬萬言論他的胸襟便是海闊天空山高月朗論他的意氣便是蛟龍得雨鷹隼盤空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華素氣却又談詞爽朗舉止從容真個是美玉良金隨珠和璧一望而知他日必為大器的了只是秋谷時運不齊十分偃蹇十七歲便了了外艱三年服闋便娶了親他夫人張氏身材不長不短面孔不瘦不肥雖不是絕世佳人恰也不十分醜怪但是性情古執風趣全無若在别人原也不至夫妻反目無奈秋谷倚着自家萬斛清才一身俠骨準備着娶一個才貌雙全的絕代名姝方不辜負他自家才調娶了這等一個平庸女子叫他如何不氣氣到無可如何之際便動了個尋花問柳的念头就借着他事告累了太夫人定了行期收拾行李便登舟往蘇州進發不一日到了蘇州在盤門外一個客棧名叫佛照樓的住下那蘇州自從日本通商以來在盤門城外開了幾條馬路設了兩家釣風那城內倉橋溝的書寓就通搬到城外來大菜館戲館書場處處俱有一樣的事

水馬池十分熱鬧。秋谷落棧之後，歇息了一日，不免往書場戲館去。涉獵涉獵，坐了幾天馬車，吃了兩回大菜，覺得蘇州馬路的風景，不過如此，與上海大不相同。雖然燈火繁華，却時時露出荒涼景象。日間歡場徵逐，自有那一班朋友，聲應氣求，到也並不寂寞。只是到了酒闌人散之時，客舍獨居，孤燈相對，你道這樣風流人物，怎生消受得來？一日夜飯後，並無應酬，信步出棧，望馬路走來，見那來往兜圈子的馬車，上坐的那些俗人，真是楊柳為眉，芙蓉如面，同著客人坐在一車的，更是佯真嬌笑，情態動人。只苦的自己初到蘇州，並無熟識，只得走到一家書場，名叫餘香閣的，走了進去。揀張桌子，泡茶坐下。細細的打量樓上俗人，只見左首第三座上，坐著一個俗人，年紀約十六七歲，珠光側聚，珮響流螢，眉鎖春山。目澄秋水，那粉頰上暈著兩個酒渦，似笑非笑的，低頭斂手，坐在那裏弄衣角兒。秋谷一眼看見，吃了一驚。那雙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登時神魂不定起來，便呆呆的看著他。一會兒，那堂倌在傍邊起，低低的問秋谷道：「這俗人名叫許寶琴，名氣很大，今年尚止十六歲，唱得好一口京調。老爺可要點他兩齣？」秋谷不答。只微微的點一點頭。堂倌便如飛去，取了粉牌過來，並拿一枝筆，遞給秋谷。秋谷提起筆來，寫了兩齣，珠砂痣瓊林宴的京戲，賣花巷白蘭花的兩支小調。登時喊上樓去。原來蘇州規矩，與上海不同。點戲是當樓招呼的。那俗人越有客人點戲，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又微笑一笑，只覺媚眼橫波，紅潮上頰，越顯得光容輝灼，手彩飛揚。喜得秋谷色舞眉飛，十分得意。又見一個年輕大姐，手拿著銀水烟袋，下來裝烟，便問秋谷尊姓，隨即應酬了幾句。秋谷一一的回答了。此時許寶琴抱著琵琶，彈了一套開片，背臉兒亢起嬌聲來。雖不是裂石穿雲，却也引商利羽，唱過一段珠砂痣，便把琵琶捺低一調，低低的唱那小調白蘭花。唱到關情之處，星眸低漾，杏臉微紅，把眼波只顧向秋谷溜來。樓下看客，齊聲喝采，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一會寶琴唱完，對那大姐使一個眼色。那大姐便又下來，裝了幾筒烟，說聲對勿住，停歇請過來，便扶著寶琴嫋嫋而去。臨行之際，又向秋谷一笑，方才下樓去了。秋谷急叫堂倌，裏好了帳，立起身來，跟下扶梯。許寶琴還未上轎，立在門口，見秋谷急急的下來，含笑招呼道：「章大少，捨勿一淘到。」

倪搭去喚秋谷答應道：「我正要去坐坐，你叫大姐同我去罷。」實琴便叫那大姐道：「阿仙格來，倪先轉去罷。」耐同仔童太少，要就來格麼？阿仙答應一聲，實琴便上轎走了。秋谷同着阿仙一路問答，慢慢的走過了甘棠橋。秋谷早看見了許實琴的牌子，便進門登樓，相招呼了一聲。客人上來，實琴早換了衣服，接到扶梯邊。秋谷攬了實琴的手，同進房來，抬頭一看，房間雖然不大，收拾得十分富麗。秋谷便在炕上坐下，實琴敬過瓜子，細細的打量秋谷，正是二月初天氣，見他穿著一件白灰色皮袍，元色外國蝦單，上霜一字襟坎肩，外罩天青首級洋灰鼠馬褂，顏色配搭得十分勻襯，長眉鳳目，白面豐頤，英爽之氣，奕奕逼人。覺得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物，不覺熱熱起來，挨着秋谷身旁坐下，應酬了一回。秋谷看他言語之間，尚覺有些羞澀，便如初入青樓，不是那林黛玉、翁梅倩一流人物。又見他低聲淺笑，顧盼生情，不由心花大發，便向實琴說道：「我今日雖然還是第一次來，竟要在這裏請幾個客，不知房間可坐得下？」實琴笑道：「只要大少肯照應，倪是再好，勿有格事體。」倪阿有，倘倒勿肯格，便回頭叫房間裏娘姨交代一樓菜下去。秋谷叫拿筆硯過來，寫好請客票，發去不多一刻，客人陸續到來，發過局票。秋谷叫起手巾，其時樓面已經擺好，大家入座。其中恰有一位客人，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雙姓東方，單名一個瑤字，又號小松，生得儀容俊雅，眉目風流，素有璧人之目。同秋谷意氣相投，時常會面的。當下到了席中，一眼先看見了許實琴。山花寶髻，石竹羅衣，神彩驚鴻，瓊環回雪，不覺呆了一呆。又見秋谷與他非常親熱，眉語目成，又如飛燕依人。天桃初放，便大笑道：「秋谷說蘇州地方並無相好，這位貴相知難道是天外飛來的不成？快快實說，是幾時做起？為何瞞着我們？」是何道理？秋谷尚未開口，實琴早已兩頰通紅，扭轉身子，恰好與小松打個照面，更加不好意思，低下頭去，口中咕嚕道：「耐實總是實梗，賠三話四，阿要無淘成？倪是要扳面孔格。」秋谷聽了好笑，便道：「這位方大少，天生的不老成，沒有好話說的，你只當他被屁就是了。」又向小松道：「我向來作事，從來瞞你，此處我實是今日第一回來，在餘香閣點戲之後，釘梢回來的，你不信？」小松問房間裏人便了，那房間裏娘姨阿彩、大姐阿仙一齊說道：「方大少，勿要勿相信，乳實童大少是今朝做起格。」

倪阿肯耐，曉小松聽了，方才相信，想了一想，又搖搖頭道：「我只不信。既然是今天做起，為甚你們先生的神氣，倒像與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樣？是何道理？」小松說到此際，早被秋谷捏了一把，使個眼色。小松方才住口。秋谷悄悄埋怨他道：「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我今天初次在此請客，你便如此胡言亂語，倘被他真個板起面孔來，你我豈不大家沒趣？」小松笑道：「你不要來嚇我，我是不怕的。你只好好的叫他轉個局，我便不開口了。你肯不肯？」秋谷不覺大笑道：「原來你說了半天，是要罰我的靴腰，何不早說，恰要連着灣兒說呢？」便叫寶琴轉過去，坐在小松旁邊。寶琴抬起頭來，看着寶釘了秋谷一眼，也不言語。秋谷又催一遍。寶琴方才對着小松說道：「方大少對勿住倪間搭格規矩，一幫裏客人，勿做兩個格。阿好謝謝耐，勿要扳倪格差頭。倪情願吃子一杯罰酒來。」說罷，便叫阿仙取出一隻鷄缸杯來，斟了一杯熱酒，立起身來，將杯照着小松，竟自吃乾了。小松到也無可再言，停了一會，忽然笑道：「可惡，可惡。我在堂子裏頭頑兒，總弄你這促惱鬼，不過你總要佔過上風。究竟我同你是一樣的人，難道我短了什麼不成？說着又問寶琴道：「你看我們兩人，倒底誰的風頭好些？」寶琴聽小松說得好笑，不免面紅一笑，暗中又飛了秋谷一眼。早被對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虛的看見，便笑道：「據我看來，秋翁與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悉敵，可算得瑜亮並生。一時無雨，只是寶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或者小翁的內才短些，比不上秋翁的精力。那我們外人，就無從曉得了。說得合席大笑起來。恰好各人的局，陸續到了。彼此打斷了話頭，酒過數巡，小松鼓起興來，便要擺五十杯的莊。秋谷微笑道：「你這種的酒量，也敢擺莊，待我來打坍你的。於是攘臂而起，正與小松旗鼓相當。旁坐一個姓吳的勸道：「五十杯太多，留幾杯等別人來打。你打了二十杯罷。」秋谷依了，便與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陣。二十杯莊打完，秋谷自己已也輸了十五六杯。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還有五杯，便折在一個大玻璃缸裏，回過身來，遞與阿彩，叫他代飲。阿彩剛剛接過，早被寶琴劈手奪來，一口氣咕嘟嘟的，竟喝了一個乾淨。面上早紅紫起來，放下杯子，那兩隻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幾分風韻。小松只顧與別人搭拳，竟不理會。秋谷却是留心的，見他杏眼微顰，桃腮帶濕，心上覺得好生憐惜。只是說

不出來使低低的合他說道：「你何苦這樣拚命的喝酒？喝醉了便怎樣呢？」寶琴微笑不答。秋谷更是魂銷兩人相視了好一會。小松的莊早已打完，小松除伐酒外，自家也喝了三四十餘杯，覺得有些沈醉。從腰間掏出一個銀夾來一看，早已指到十二點三刻了。便道：「時候不早了。我們散罷。好等你們兩人細細的談心。」上過乾麵飯，各人都掏出兩塊洋錢，放在桌上。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添菜兩元，一齊放在桌上。相幫進來收拾桌面，把洋錢數了一數，七個客人共是十四塊，一總二十塊洋錢，便高叫一聲：「謝各位大少爺了。」洋錢出房去了。看官且慢，你道這是什麼規矩？原來姑蘇書局規條，大凡請客，須每位客人出樓面洋兩元，謂之丟樓面。朋友請吃花酒，若非素日知己，不肯到場。因非但賠貼局錢，又要現丟樓面。絕非上海請吃花酒，客人到了，就算賞光的風俗。再如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蘇州却無論長三、么二，均是八元。以前上海青樓風俗，凡生客進門，信人必唱京調或小曲一支，名為堂唱，恰須現錢開鎖，現在上海此例已除。姑蘇却至今未改。這是蘇港不同之處。在下預先一一申明，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只說客人散後，只有秋谷未曾回去，就在那裏借了一夜乾舖，只怕名說乾舖，明乾暗濕也。未可知。不在話下。秋谷睡至胸午，方才起來洗漱已畢，待要回棧，寶琴叫相幫到正元館端了一碗一錢六分生炒雞麵，麵來讓秋谷吃了。又親自替秋谷梳了一條辮子，方才放他下樓。又叮囑他晚上要來。秋谷一一答應了，自回棧去，仍就睡了。約至三下鐘，方睡醒起來，隨意吃些東西，正待出去，只見許寶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進來，道：「大少阿是剛剛起來？」秋谷先生到書場滾去，請耐去點戲。秋谷也無不可的，同了阿仙走到餘香閣，正待上樓，只見一項信人轎子，停在門前。眼前覺得亮亮閃閃，走出一個信人來，穿一件黑地銀花外國緞灰鼠皮秋，下襯品藍花緞褲子，元色緞子弓鞋，不到四寸，眉眼雖比許寶琴略遜，那一種的丰姿長貌，骨格輕靈，却比許寶琴更加嬌媚。秋谷立在扶梯邊，一直等到他上了樓，目光尚有些定定的，被阿仙從後推了一把，道：「阿是看得頭裏向有黑潭淘淘哉，快點上去。」秋谷被他一推，嚇了一跳，不覺自己好笑，便走上扶梯，揀一個坐位，剛剛坐下，堂倌早送了點戲牌過來。秋谷且不點戲，問著堂倌，那外國緞灰的

叫甚名字。堂倌道：他住在談瀛里，名叫花雲香。還是新近從上海來的。章老爺可要也。點他兩齣。秋谷要過筆來，便寫了二進宮、龍虎關、探寒窯、鋼美案四齣，都要花雲香與許寶琴兩人合唱。堂倌喊了上去。花雲香聽得分明，回頭一看，就是樓梯邊相遇的人，不免低頭一笑，隨叫娘姨下來裝烟。許寶琴都著實的釘了秋谷一眼。秋谷雖也看見，並不理會。花雲香先和了絃，唱出一段二進宮。許寶琴隨接唱下去。唱到末尾一句，兩人一齊背過臉去，把琵琶放高一調，全用輪指合唱。那一聲搖板，都唱得頓挫抑揚，十分圓穩。秋谷喝了一杯茶，隨後又合唱了一齣鋼美案。許寶琴便先起身走了。只有花雲香，又獨唱一齣探寒窯。那喉嚨愈唱愈高，愈高愈亮，唱到極高之後，一落千丈，就如銀瓶落井一般，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又如鶴唳入雲。聲聲摇曳，真是珠喉過月，逸響回風。只聽得樓下喝采之聲，轟然不絕。秋谷異常得意。花雲香唱完之後，方才立起身來，正走秋谷面前經過，向秋谷點一點頭，下樓去了。秋谷見他走了，無精打采的，付了帳，慢慢的下來，繞到樓下，不防阿仙候在門口，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一直拉到甘棠橋，進門，推他上樓，只見寶琴欲笑不笑，一付尷尬面孔，道：章大少，耐倒有功夫，到倪搭來坐坐，俚勿到花雲香搭去。秋谷聽了，笑道：你們這班人，實在難說話，得狠叫了我來，又叫我到別處去。我就依着你的吩咐，到花家去，說着假做回身要走，早被阿仙一把拉住，說道：耐阿要好意思格。花家裏明朝去末哉。倪搭小場化委屈，耐點阿好。寶琴接着說道：耐放俚去，俚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秋谷呵呵笑道：你們不要我去，也就罷了。何必做出許多生意，筋絡來。一面說，一面坐下。寶琴問道：阿要吃夜飯哉？就倪搭便飯去，叫仔兩樣菜阿好。秋谷正待寫菜去，只聽樓下喊聲請客。把請客條子遞將上來一看，原來是小松請到如意里金黛玉家。上面寫着客齊坐候入席。秋谷便立起身來。阿仙便說道：章大少阿要帶局去罷？罷得來叫哉。秋谷點頭道也好。因如意里與許家只隔一橋，便不用轎子，催許寶琴換好了出局衣裳。二人攜手出門，到了金黛玉家，問了房間，恰在樓下。小松早在房門口招呼進房坐下。滿房客人都與秋谷相識，不用套談。小松見秋谷同着寶琴，便道：你帶局來，倒也簡便。可還叫別人麼？秋谷因叫小松代寫了一張花雲香